

哲学家贺麟的故事

○梁庚荧



贺麟学长

编者按：贺麟先生，生于1902年9月20日，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是我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研究专家，西方哲学翻译名家，新儒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谨以此文纪念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

留美途中

1926年秋，一艘开往美国的客轮在大海中乘风破浪，奔驰向前。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碧绿的海水一望无际，极目远望，水天一色，唯见一群群的海鸥在自由地飞翔。这时，一位身材瘦削、面庞清癯、目光坚毅、神采奕奕的青年正站在甲板上。他迎着海风，置身于浩瀚的大海怀抱中，感到前面的道路是那样的开阔，自己的胸怀也变得更加宽广。这位青年就是

贺麟。

他回头向祖国望去，渐渐远去的祖国大陆已看不清了。他想起昨晚吴宓老师临行前设宴为他饯行，并赠给他一首离别长诗。他从衣袋里拿出这首诗，默念着其中的诗句勉励自己：“愿君此去遇名师，微言大义终身资。学派渊源一贯统，真理剖析万事基。愿君归来能行志，理想职业无殊致。……民生困苦甚倒悬，志士歌哭亦徒然。大厦端赖众料构，危墙难望一绳牵……”他不会忘记，自己对哲学发生兴趣，离不开吴宓老师的引导和培养。

落日的余晖映红了海面，海风吹得人感到有些凉意。

他生长的四川，是文人荟萃的地方，自古以来就出过许多名人和知名学者。上中学时，教他们国语的老师就是章太炎的学生，学问很好，后来做了教育厅长。贺麟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再加上他自幼聪颖好学，文思敏捷，从小就做得一手好文章。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在一次类似于曹植做“七步诗”的比赛中，一群孩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在限定的走一圈时间内，回答出了老师提出的问题，受到老师的夸奖，祖父也说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中学毕业时，他果然以本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贺圣人，贺圣人！”这是进入清华学校后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或许是因为他从小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举止言行都符合儒教的规范：待人诚信、“仁者爱人”、“敏而好学”……再加上他那一副斯文的士人风度，大家都喜欢这样称呼他。

他也不会忘记梁启超对他的教益。梁启超给他们上过两年课，讲的是“国学小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讲课时注意到，在没有缺过他的课的两三个学生中，每次上课都能看到贺麟。而且他听课是那样地专心致志，课后还喜欢提出一些问题。后来，梁启超让他到家里，还借书给他看。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和学术思想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拒绝去台湾

抗战时期的一天，陈布雷来找贺麟，说蒋介石要见他。他随陈布雷坐船渡江来到重庆，又坐轿子上山来到蒋介石住地。蒋介石与贺麟谈了一个半小时。贺麟想在北京大学成立一个编译委员会，蒋介石同意每年由政府出十二万元资助，并请贺麟当主任。希望他组织一些人，多介绍一些西方哲学名著到中国来。贺麟主持编译委员会工作后，组织编委冯友兰、郑昕、汤用彤等人，翻译了二十多部西方名著，多是哲学名著，其中，仅贺麟一人就译了好几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贺麟是坚决反对内战的。1948年底，在北平被围期间，蒋介石欲网罗各方面的人才携往台湾，南京政府给贺麟连续发来三封电报，敦促他立即离开北平

然后去台湾。贺麟三次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感到只有留在祖国，他所从事的哲学研究事业才有广阔的天地，才能大有可为。

难忘的会见

1957年，贺麟作为哲学代表团成员，随团长冯定访问了苏联，团员中还有金岳霖、任继愈、潘梓年。回国后不久，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的部分成员，还有社会科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当费孝通、周谷城、胡绳、贺麟、金岳霖、郑昕坐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地的沙发上交谈的时候，冯友兰因事来晚了一点。冯友兰一进屋，毛主席就幽默风趣地说：“‘学而时习之’先生来了。”顿时引起大家爽朗的笑声。大家感到毛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在领袖面前拘谨的心情一下松弛了，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中午时，毛主席请大家吃饭。他亲自给大家夹菜，说：“今天是东西南北的‘八宝饭’。”毛主席边吃饭，边谈笑风生。毛主席问贺麟：“今年多大了？”贺麟回答说：“55岁。”毛主席微笑着说：“你现在还是‘少壮派’，还可以跟胡绳多打几个回合。”胡绳解放前曾写文章批评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的观点，后来贺麟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中曾表示胡绳的批评对他有帮助。贺麟这时知道毛主席曾看过自己和胡绳的文章，是鼓励他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争鸣，发展学术事业的。

毛主席接着又问：“苏联的哲学怎么样？”代表团向他汇报了苏联哲学的情况

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苏联的哲学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你们搞哲学的要注意这个问题。”

回到家里后，贺麟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幸福的回忆总是萦绕在脑际。毛主席这样关心、重视发展学术事业，给了他巨大的鼓舞。不久，他向党组织递上了入党申请书。

周总理的请柬

“文革”中的每年国庆节，贺麟都要被造反派训一通，让他待在家里别出去。可今年国庆节在即，怎么还不见动静？1975年9月30日，他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哲学所去一趟。到了所里，负责人递给他一张请柬，他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那位负责人告诉他：“到时我们派车去接您。”这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这意味着从今天起，他就获得解放了。十年，整整十年，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年啊！他捧着请柬，深情地看着右下角的署名——周恩来。他百感交集，心里反复默念着：总理啊，总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盼着明天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第二天晚上，他很早就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坐下来殷切地等待着。但他哪里知道，周总理“文革”十年中因劳累过度，已患重病住进了医院，国庆招待会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

他后来得知，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名单是由国务院决定的，国务院给社科院打电话，院里回答说：“他还没有解放。”国务院的人说：“这是领导上的事情，你们别管，到时派车把他接来就行了。”他想起“文革”中，周总理曾保护过多少革命

干部和知名人士啊！“您时刻都在惦念着我们这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早日获得解放……”想着想着，眼睛不禁湿润了。

参加国庆招待会获得解放后，他把感激之情化为力量。虽已近耄耋之年，却又投身到紧张的研究工作中。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下卷）、《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文化与人生》等多部著作，其中，与王玖兴合译的《精神现象学》一书获1982年社科院科研一等奖。与此同时，他还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近十篇学术论文。

年逾80岁高龄，他多次参加国内外的西方哲学会议。1979年6月，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访问团的成员访问日本；同年8月，他又作为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第十三届年会。1983年10月，他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到香港讲学，在新亚书院讲了两次课。一次讲的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新理解；另一次讲了中国哲学的知行统一问题，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受到热烈的欢迎。

贺麟还十分关心培养青年。他对每位来访求教的青年都非常热情，一谈就是一个半天或一个晚上，有时饭都顾不上吃，但他从不厌倦。有的青年把自己的稿子拿来请他修改，他也总是把自己手头的工作放在一边。他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给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0岁入党

1982年，当他80岁的时候，他站在党旗下庄严地宣誓。回顾自己一生所走过的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曲折道路和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他思绪万千。今天，终于找到了政治的归宿。

解放后，他通过参加土改等社会实践，转变了思想，曾写过《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他勇于自我批评，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中，批判胡适的唯心论的同时，也深刻反省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他自己承认过去是唯心论者，曾写过《唯心论简史》一书，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但他一生努力学习，勇于探索，通过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唯物论者。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追求真理的进取精神。

人贵有精神。一个人到了七八十岁，按理说，应该安度晚年，享享清福和天伦之乐了。何况他晚年已步履维艰，行路都需要人搀扶，并且嗓子沙哑，声音很小，常常要靠他的爱人黄人道老师作“翻译”才能听明白。他有时与知己朋友谈学术问题，一谈就是半天，有时谈累了，一靠在沙发上便睡着了；有时坐在椅子上看书，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也不知不觉睡着了。当我几次坐在他的面前采访时，只见他精神矍铄，一双明亮的眼睛很有神，露

出老年人特有的格外慈祥的目光。从他的目光里，我还看到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坚毅品格。

贺麟一生有近二十部译著和著作。教学和研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译文严谨，字斟句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1986年，社科院哲学所等四个单位联合举行“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充分肯定了贺麟在为发展我国哲学研究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感到这是对他的鼓励和鞭策。

1941年在西南联大一次开学典礼上，他站在新生面前演讲“人生要有使命感”时说：“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与价值。”“个人的使命是时代所赋予的，一方面实现自我的本性，一方面也就是贡献于社会国家人类的使命。他需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贺麟是这样寄希望于青年的，而他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呢！

本文摘自《一代哲人贺麟》（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4月，题目由编者所加。

（上接第16页）个帮忙的人也没到，结果只有李西山教授的二女婿郑达庸和我哥哥两人搬家。事后李伯母特意登门向父母致谢，还夸哥哥人实在，并送给哥哥一包糖。

心中燃起的第三柱香是为了记住清华园内父母亲与朋友邻里之间友情和他们曾经共同遭遇的磨难。

近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回国。在国外朋友聚会时，经常有朋友问起每次

回国的感受。在回答时深藏在心底的那份最特殊的感受我却从没有谈起。那就是飞翔在蓝天之上，在这个距离逝去的父母最近的地方，我时常会感受到一份特殊的温暖。今天伴随这份温暖，在横跨美、亚大陆的万米高空中，在先父史国衡百年冥寿之际，燃起这三柱心香。是为祭。

2012年5月8日，初稿完成于芝加哥至香港的飞行途中